

兩
漢
筆
記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筆記卷四

武帝

宋 錢時 撰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

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武帝即位而首訪大道之要仲舒對策而首以學問
為言此三代而下君臣相問答者所未有也豈不美
哉雖然真知所以為學問則大道之要在是矣夫道
者無方無體無所不至無所不通大傳曰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天地萬物同
出於道範圍發育無非此道之變化父子之所以親
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所以別長幼之所以序朋友

之所以信日用常行起居食息皆此道也故曰誰能
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仲舒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其
以成象者而言乎抑以理言乎以理而言天即道道
即天何原何出之可別也以成象者而言則天特範
圍中之一物耳謂之大原尤不可也然則斯道之大
果有要乎曰在乎心人心之良本無非道感物而動
意蔽情昏始日用而不知終冥迷顛倒而不自反是
故不可以無學焉學而不問則疑無與決窒無與通

邪正無與分真偽無與辨雖學猶不學也故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曰學曰問而不偏廢則本心日明六通四闢矣知此謂之智得此謂之德全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履此謂之禮樂此謂之樂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兢兢業業者兢業乎此也無怠無荒者無怠荒乎此也於穆不已者不已乎此也夙夜罔或不勤者勤乎此也曰為之不厭曰自彊不息者不厭不息乎此也是勉也非可

彊也一有彊勉之意即有時而作輟非不厭不息之
運也順此則為治逆此則為亂順此則為吉逆此則
為凶順此則為安為存逆此則為危為亡所貴於大
學者以此教也所貴於守令者以此師帥也所貴於
更化者以此躬行於上而天下自丕變也故曰一家
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感化之妙也是故先之
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

以敬順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上以實感下以實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非徒區區革一弊新一政而謂之更化也唐相楊綰而減騶徹樂者聳然於制下之日豈待告語而復從事哉自然之應不可彊也仲舒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是特指事物為仁義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而實未嘗知此心之即道也苟不明道而求先王於形迹之末則後世玉田可以為

三代而舞韶箚者即得謂之舜矣武帝好大喜夸氣
象已見於發策之初仲舒但云學問而不明其所以
學問之旨使之斂華就實反求諸心而力行之徒佐
其上嘉下樂之鋒而大道之要終茫然迷眩無所歸
宿愚是以不能忘言

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
陵土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
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

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改厯服色事

愚每愛申公力行何如之語與汲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言切中武帝之病使其能受則所履皆實地所進皆實德所行皆實用豈易量哉惜乎趨向不投竟成落落雖有金丹大藥無救護疾忌醫者之死是

可歎也因觀武帝天姿過齊宣王遠甚孟子之啓迪
之也皆隨其所好而利導之是以雖未能用而亦不
遽至於扞格英銳之主方虛驕侈大安能遂聽霜降
水涸之言要當委曲隨順啓諭庶可漸漬而入犯其
所忌直發不顧一與之背遂難再合此亦進言者所
當戒云

二年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
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

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
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後世儒學每不能勝異端非異端之勝也為儒者之
無以勝也孟子在戰國固以王政為主而未嘗不以
轉移心術為先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
萬世不易之要旨矣今也名為儒學而根底工夫實
無以轉移人主之心乃急急從事於外為觀美夷考
其行又不能無可議一旦取敗身且不保尚何望其

引君於當道哉異端者乃不然不為經世之規模而專以清修為事實一受其病深入膏肓死不可奪無他所學雖不正而所用力者亦曰在心故也武帝即位之初以儒術取士曾未數月不特興為之事皆廢而人且獄死咸謂太后好黃老實害之不知臧綰固自取也然則儒者之學果不足以勝異端歟

三年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

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

每疑文帝愛賈誼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及請立漢制更秦法則謙遜未遑一聞大臣年少初學擅權紛亂之語即疎之不用其議出為長沙王傳而遂不留夫立漢制更秦法以為未遑固若不滿人意

然嗣位之初輕俊之言一售使紛更變亂之門由是而起則文帝殆不為無見也是故雖愛其才而終不用其議雖超遷之使之貴而終不使之得以間大臣夫大臣古之所謂百揆四岳上與天子坐而論道而下則表帥羣工百辟者也伊尹咸有一德謂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其人者一德之人也庶官則凡賢材皆可任至若左右大臣則斷非一德不可如不可用寧不用耳安有崇獎輕俊環列左右尚辭辨以相

折屈此其舉措視文帝何如哉雖然此亦大臣非其人之明驗也非大臣之罪也武帝不知大臣之為重而所用者不惟其人也亦非不惟其人也武帝少年之氣與輕俊者之心合而不知有大臣也自時厥後侈心日肆長駕遠馭天下騷然文景數十年之元氣耗竭殆盡皆此曹實從臾之史氏謂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果然乎否也

是歲上始為微行